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黄昏

永不到来

刘忠诚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黄 昏 永 不 到 来

刘 忠 诚 著

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八 年 · 南 昌

书名:黄昏永不到来

作者:刘忠诚

出版
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新余市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5

字数:140,000

版次: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3.80元

ISBN7—80647—004—2/I·82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三十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八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二十一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一九九〇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 31 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 名会员出版了双人作品合集;446 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三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

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四年元月

小说是一种蒸腾

(代序)

有人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燃烧，而我则把小说看成是一种蒸腾。灵感冲动中的小说简直像一匹奔马，在奔突中千姿百态。的确，从外部形态看，小说的样式很多，简直五花八门，乱人心泊与耳目。然而，小说的样式纵然有一千种，实际上却只有一种。在我看来，小说不只是让人去理解的，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更多的是让人去感受。写小说是如此，读小说也是如此。小说固然要求深度与力度，但更要求密度与活性。离开了密度与活性，离开了蒸蒸腾腾的感觉与灵性，小说纵然再有深度与力度，也只具有一读性，而不具有多读性。生活中有的，小说中应该有。生活中暂时还没有的，只要心灵中有，小说中也就应该有。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从小说的本体论上来悟小说，写小说。我在小说中苦苦追求的是远韵。我渴望草地草香，渴望在纯阳草香的青草地上，眯缝起眼睛来享受那一道纯阳的阳光，让心灵在阳光下蒸腾。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大多是我先后发表在《星火》、《百花洲》、《创作评谭》等刊及《武汉晚报》上连载过的小说，有些篇目和小说观还引起了《红岩》、《青年作家》的关注。这

其中有我的纯文学中篇三部曲：《笑药》、《黄昏永不到来》、《如果你尖叫》。在《笑药》中，我追求的是一种较明晰的情感氛围，美学上则努力去叙说那种江南式的透明与流动，试图达到水印木刻效果。在《黄昏永不到来》中，这种心灵的叙说一摇而变为浓重的感觉氛围，只是让感觉去蒸蒸腾腾，并通过这种蒸蒸尽力去描绘心灵的极地景象。在《如果你尖叫》中，这种蒸蒸进而变为一种超验，超感觉。限于篇幅，短篇只收一篇，长篇《观音十八滴》也只是节选。短篇《一盏是红灯一盏是绿灯》意在写人心闪烁中的隐秘心理与防范心理，社会心理的某些待改进处，想隐含某种文化意味。此作在付梓之时获悉，已入选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的江西省九十年代优秀文学作品集。《观音十八滴》则力图反映中国中产阶级的扭曲成长，叙述语言与文学内核仍定位在纯文学。

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得到了省、市作家协会、省市文化部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省、市、区、县、乡各有关部门领导和众多友人亲人的关心支持。这其中有所尊敬师长，有我充满真挚情意的同窗同乡，也有我的充满了师生情意的学生。在此，一并表示最为诚挚的谢意——谢谢诸君。

刘忠诚 写于新余市袁河之滨的寓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 录

笑 药	(1)
黄昏永不到来	(48)
如果你尖叫	(92)
一盏是红灯 一盏是绿灯	(126)
观音十八滴	(133)

笑 药

她紧紧地抱住了大树，屏住呼吸，想喊，但没有敢喊出声来。她不敢回头。有一双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恐怖的痉挛立刻传遍全身。

上帝！

阿哥……

此时，树就是她的上帝，就是她的阿哥，它能够伸出强大的手臂，举起铁一般的拳头，它就是天下无敌的拳王阿里。这不，马蹄得得，黄烟滚滚，横扫西部荒原，席卷中原大地，阿哥来了，她的佐罗来了！呵，多么希望，希望她怀里的大树能摇身一变，变成一位真正的男子汉……

她没有庇护神。

她恨。她咬着她怀里的树。树，岿然不动。她自己呢？其实也一动没敢动。她肩上的那一双手，那一双陌生的手，毛茸茸的在动。肩上的皮肉一阵麻辣。是利爪在撕她的内衣，抓她的双肩。狼？！啊，不，她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只有把树抱得更紧、更紧。

“哈……”身后传来一阵狞笑。不是狼，是狼狗。狗后面有人。

“你走吧。”那人喝住狗，冷冷地，令人意外地说。她来不及考虑对方的话是否出于真意。她顾不上不怀疑。头也不回，她撒腿就跑。

“哈……”那人又在狂笑。

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跑了多远，她感到口渴，累极了。长长的狭谷，她总是冲不出去，走不到尽头。夜，在四周瞪着蓝幽幽的眼睛，她甩不脱这些眼光。渐渐地，她看清了，稀稀落落，四下里有些灯火。熟悉的乡音，熟悉的村落，使她涌起来一个亲切的概念，家，呵，是家乡……

“哈……”那笑声像狼嗥一样，又在夜的阴森处蔓延。这时她才发现，她落入了圈套。蓝色的鬼火一明一灭，四周尽是坟山。前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道上搭着个晒垫盖的棚窝。一进棚窝，她吓糊了——棚里停放着一具棺木，尸首挺在棺盖上，没有入殓。黄豆般大的一盏神灯，昏惨惨，正供在那死人枕边。她蒙住脸，想退出去，但已不行，棚外有脚步声。她横下心来，索性直勾勾的瞪圆了双眼，麻着胆子去看那神灯。这时，她才真看清，棺盖上挺着的是一具女尸。一缕青丝从枕边露出，上面还系着一块花手绢。这手绢好像是她送给她妹妹的。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回是真的害怕了。她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下扑到尸首前，轻轻地，轻轻地将尸布揭开……

熟悉的蜡黄的一张脸，使她惊骇得半晌喘不过气来。多么像她妹子，然而并非她妹子。她明白过来，知道是谁了。

“哈……”

棚窝外，那人又在笑。

“哈……”

她自己也笑起来，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一)

一蹦一蹴，七拐八弯，不胫而走，无所不在。我从遥远的大山里来，带着一个神秘的故事。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一万年你也消融不了这团结晶了的感情，因为我是天和地的女儿……”

一个是翰生，一个是玉娘，鸽子似的一对，在小河边坐不歇的坐。石头被他们坐平了，坐滑了，坐扁了，总有那说不完的悄悄话。多少你，多少我，其间多少痛苦与欢乐，真正知情的，也独有两个旁人，这水，这月，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水中的月亮，水中的人……

跟你说，上当了呢。不会有什么大波大澜，说真个的，没有什么起伏跌宕的故事，跟这小河一样，跟这月夜一样，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人物是恬静的，水润的，感情也只是缓缓地流。没有什么可神而秘的，藏在这月色夜幕里的，至多，有些男儿女儿们的神秘吧，其它，恐怕就是些淡淡的生活了。

我也在这儿猜想——小说，其实并不为作者自己所拥有。但愿如此，阿门。

兴许是说累了悄悄话，这会儿那女的，月亮妹子，这是小名，她把头侧过来，明眸在秀发的阴影里一闪一烁。大概有些倦意了，一个长长的而且懒懒的哈欠送过来，接着，便附在翰生敞开的怀里甜甜地睡。乡下妹子，原来也有这许多温情。背着众人的缘故么，谁不会做些儿女态？都是人。那睫毛竟也是长长的。可惜没有笑窝。乡下也有睫毛长的姑娘？怪事。翰生只是觉得美，一种月夜里更容易捉摸得着，体贴得到的静静的美。他想轻轻吻一下，乡下人躲着的时候也有这种邪念。吻那蕴含了许多柔情的长睫毛的眼睛，又怕惊动这稍稍动一动就会逊色，就可能惊飞的

美。睡莲？睡美人？忽然联想起不知哪本小说书里偷偷记下的鬼词。他感到有些羞涩起来，像个女孩子。都是水。月光是水，水是水，情也是水，溶在一起，柔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把话烂在肚里，什么都瞒着我？”是梦吃，还是梦里吐真言？

翰生心疼起来。他恨自己。苦涩的的泪，明白的，湿润的两行，它让你心里永远生着隐隐的痛。

总忘不了那一回去河背的春花闹赶墟。当时，双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种在心里咚咚作响的怯，可是，总忘不了。

好象是坐的驼背佬的船，记得还织了芦苇篷子。他去春花闹上卖鲑鱼。

奶白色的雾一层层，裹着桃红的云；桃红的云一重重，又锁住那古朴朴的砖瓦房。桃花掩映里，春花闹是神气而神秘的，正像一个待浴水边的仙子。这江南的镇，它的角角屋檐，犹如振翼欲飞的只只白鹤。风儿吹过来，几乎都能听到了，一种动态乐感里联想得起来，感受得到的“哥儿哥”的鹤鸣。

“春花闹到了！”

“看妹子去呀！”

驼背喊起来，船还没有拢岸就失去了平稳。这个鬼驼背，来得个邪，一撒手连船篙也漂了，翰生顶不高兴，为驼背那些野话，他后悔跟他来了。

码头上传来低的闷笑。白底红格，透明衫儿，嘿，是个灵秀极了的洗衣妹。驼背努了努嘴，翰生不解其意，于是，从船尾踱了过来。岸上的笑声刹时收住，那洗衣妹吓得赶紧埋下头。

“喂，妹子，帮个忙！”

妹子装做没听见，依旧埋头洗她的衣服。鱼在篓里瞪着白眼，渐渐地，正在失去鲜气。驼背急了，正是早市好时光呵。

“妹子，帮个忙沙！”

这一喊，妹子更象穿山甲。船篙在漂，船也在漂。

驼背灵机一动，朝翰生努努嘴，翰生点了点头，一头往船篷里钻。

妹子也就马上起身，拾了篙，拼力往船上一抛。就在她抬头的瞬间，翰生过了船篷，踱至船尾，一手把住橹，无意回过头来。

好亮的一双眼睛！

翰生赶忙把头低了，满脸顿时飞红。原谅他，是不小心遇上这目光的。可是，他却永远也忘不了，那灼灼发亮而又夹杂着怯生生的一双眼睛。古典戏曲里、线装小说里描绘的场面，这会也轮着他遇上了。多亏了驼背。

“天哪！可惜我是个驼背！”

一阵公鸭子似的笑声，把个水灵灵的俏妹子硬给羞跑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一双明亮灼热的眼睛，那一副令你怜爱的睡态。悔吗？辛酸吗？人生，是一场血和泪的战斗；而爱，也是一项艰难而又辛酸的事业。呵，请不要提辛酸二字。生活总是美好的，让过去了的一切永远甜甜蜜蜜地长留心底罢。

漫无目的，翰生拖着沉重的步子，独自朝河的上源踱去。寻觅？寻觅些什么呢？细雨绵绵，到夜来点点滴滴。唏嘘。留给岁月的，只有小河边那块坐扁了的花纹石。

山，在黑夜里长着长毛。水，泛着铁青色。一切归于沉寂。没有了夏的虫鸣，没有了秋的促织。夜，竟这般静，哪怕是一丝儿悉嗦也没有。翰生彳亍着，向夜的无边无声的深沉里走去。

(二)

烈日停在头顶，钉在火锅似的天幕上。树上的蝉蜕了皮，被烤得声声叫唤。闷在河湾里的死水，也被这只火锅煮沸了，岸上

的人都发了疯，密匝匝，在炙人的烈日下光着头硬晒。一些胆小的妇女，脸色吓得铁青，还要麻着胆子往前挤。

“闪开不闪开？”公社武装部长拔出了手枪。

那是谁？男的，还是女的？象无数提线木偶，每个人的心都一上一下地吊着，谁都怕这不测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

带着哀哀的绿意，淡淡的愁香，小草和野花很理解地簇拥着。它们不是旁观者。造化的毯，于是小小心心地铺开，大地于是敞开了那孩子最需要且母亲才拥有的情怀，她于是安祥地平躺在那儿，象一朵白莲花。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平静过。她把那对长着长睫毛的眼睛瞪得很大。多么清澈呵，头上这顶湛蓝的晴天。是的，她还年轻，她还没有看个够，她还没有象今天这样仔仔细细地看过。今天她才发现，这天空，这蓝，通体透明，深邃无比。只觉得春风荡漾。她心底涌出的不是夏，不是。童年的春天是迷人的。小鸟躲在狮子崖的柴蓬里啁啾的叫，会是叫天子吗？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的那种叫天子。她记得，小妹贝儿没命地向崖头跑去。当心！她死死拖住了小妹，急出了眼泪。当心！妈死死拖住了她。当心！爸又死死拖住了妈。四个人都吓得脸色刷白，转眼间又乐开了。呵，人世间是多么温暖，这温馨的世界！她好象闪着泪光，晶莹的，你看那不动的眸子。她惦着她爸了，大概。爸，早出远门了，那个无限遥远的地方。他还是一面咯血，一面绘图纸吗？他的插秧机过关了吗？那里也有赤脚下田的农民，他们也是弯腰弓背在水田里干活吗？真苦呵！她觉得，最苦的还是那些水里来泥里去的农民兄弟。呵，终于要去会阔别多年的爸了，她不觉一阵欣喜。她把这一丝苦苦的笑意，凝在了那失血的嘴角。还有妈呢？小妹呢？干吗老磨蹭？再不来，就晚了！她把眼睛睁得很大，似乎在焦急地等待。

扳过像木板一样僵硬的身子，人们终于看清了她的脸。玉

娘，躺在了生她养她的小河边，平时那种极强的羞涩感已荡然无存，听任人们解开衣襟，当众做着各种检查。锋利的小刀，朝她的腹部切了下去。

呵，且慢动手，她的亲人已经赶到！老母亲抢天呼地一声喊，带着血，撕裂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扉。

“玉儿——”

“她还没有死！你们救救她，救救她呀！”

老人家太伤心，急糊涂了，其实，玉娘早已咽气。切胃检查证实，她的死，纯属自杀。姑娘是怀抱着一只小闹钟落水死去的。人死了，闹钟还在走。

老母亲哭着不让玉娘入殓。她说，玉娘死也不肯瞑目，她有冤屈，不是自杀，是给人害的。贝儿哽咽着劝妈：

“想开点吧，妈。姐姐的死，我心里有数，村里人也都清楚，不会就这样算了。”

村人呜咽着，闷锣响起来。棺木抬出去了，春花闹的夜笼在一片凄戚和悲怆里。这天晚上，有几颗魂灵在颤抖。

(三)

驼背佬。

唉，说起来这月亮妹子真是懂规矩的妹子，见了我一口一个叔。人家什么人！父母都喝墨水的。她爷老子在北京农机学院教过书，她娘原本也在城里教幼儿园，说是吃不惯硬窝头，其实是伺候不了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姐”、“少爷”，跟领导拌了几次嘴，一赌气，就卷了铺盖回江西老家。这是一家斯斯文文的人家，玉娘，是个斯斯文文的妹子，谁知，却落那样一个下场！

(四)

鲁老头退到黑暗的一隅，习惯地从屁股后的皮套里掏枪，掏出来的却是一包精装“牡丹”，这使他梦魇般地才猛然记起，那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三十多年前，他就是这儿的区长。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政绩平平，当一个当不大的官。退休了，夕阳西下，人生已是灰蒙蒙一片，他只图能安度晚年，现在，难道连这点微小的企求也不给了吗？他可是提着脑袋干过真革命的呀！他把香烟往地上一扔，目光突然在墙角停住了。墙角有一把板斧。“老畜生！叫那个老东西滚出来！”叫骂声再一次激怒了年迈人。鲁老头重重地呼着粗气，冲过去，呼地抡起了那把板斧。狗日的，就欺你爷老了么？！

一个血气方刚的关东大汉朝他迎面走来，那是他年轻气盛的自己。雪，北国的雪，飘飘洒洒。风，关外的风，带着尖锐的哨音。他，抡起了那把板斧。

娘吐着大口大口的血。医生给看了，开了一个长单子的药方。可是，抓药的钱呢？四顾茫茫，无处求救。硬汉子被这一逼，抡着板斧出门了。他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虎虎地，守在了老林的树后。静静地，他听到了对方的脚步声，连那呼呼的喘气也听得真切了。好家伙，象座黑塔，也是条好汉呢。他把对方诱进了呼呼的树洞子，当对方伸出手来抓诱物时，弧光一闪，他抡起了板斧！板斧落处，一对熊掌被齐腕砍下。他把血淋淋的两只熊掌往怀里抱了，正要跑出林子，七八个背大枪的恶棍拦住了去路。当头的官少爷说，这是他家的林子，把熊掌给抢了，还剥了他的皮袍子。当他急急赶回家时，老娘脸白得象窗户纸，老人家已经去了。怒不可遏的年青人，就在这天晚上破窗而入，结果呢，那一双白嫩嫩的书生手却被按在了门坎上，砍熊掌一样给砍了。别怪

俺心狠呢，人跟人可不能往绝处逼。

三通两声敲门声。鲁老头紧张起来。嘭嘭嘭，又砸门了！好，来吧，狗日的。哗啦一声，鲁老头猛地拉开了门的插销。

站在门口的竟是县委关书记，他的东北老乡。关书记脸色十分难看，他点了一支烟，有意扭过脸，面壁发怒。

“玉娘这件事，你是有责任的。在组织面前，你要诚实。否则，众怒难犯，你要考虑后果！你这个人，我知道，本性难改！”

本性难改？指什么呢？如果是指他跟那个春花闹财东的女儿，那个炊事员的老伴有来往，他无法矢口否认。要说他与玉娘的死有关，他不承认。

“你！”

关书记忍耐半天，最终还是把拳头砸在了桌面上。

笃笃笃。又有人敲门，这回敲得很轻。是公社黎副书记，黎子评。他长着一副谦和的面孔，头发往后梳，显得大度而又稳重，眼睛不大却闪着诚挚厚道的光芒。老黎深知，屋里这两个东北佬的性子都耿直急躁。他在门口站了站，进门后就象到了自己家，拾起牡丹烟，人各一支点上，又泡上一杯压火的清茶，慢慢才把心里话抖开。

“我说，这事要慎重。”在县委书记面前说话，他象起草公文字斟句酌，“对老鲁同志的处理可能是错误的，起码有些过份。一个老同志，几十年辛辛苦苦，即使有点小节问题，也要历史地去看。在这一点上，我对县委，特别是关书记你本人是有看法的。因为是老乡、熟人、部下而徇情，是有私心的表现；可是，反过来说，对这些同志处理过头，我觉得也是一种私念。言重了，书记同志。”

老黎说罢，呷了一口茶，脸对杯子，微微笑着。关书记似乎嗔色不减，责备说：“你们哪，也学会了说橡皮话。”一面却又不自觉地架起二郎腿品起茶来。